

第壹輯

李石岑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實用主義 Pragmatism 與直覺主義 Intuitionism

輓近哲學之新傾向

(近哲學之新傾向)

自昔柏拉圖倡絕對主義主知主義而後中經康德黑智爾至於現代布拉德勒（Bradley）魯一士（Royce）凡二千有餘載莫不與人心以絕大之權威然同時復莫不與人心以絕大之疑懼絕對主義之哲學謂宇宙爲渾一不可分之全體非吾人所得而經驗凡現世之日常生活不過爲常住不變之實在界之一模擬而已一反影而已而其弊則流於高遠幽玄主知主義之哲學謂吾人生而具理性由理性而生認識僅恃理性之力足以解決宇宙之真相而其弊則流於空想獨斷二者所譚皆遠於人類之實際生活未足以予吾人安心立命吾人生存宇宙間果如絕對主義主知主義所云則人生復成何意義人生更有何價值無意義無價值可言是直芻狗人生也對於此說羣抱不安亟謀起而正之於是人本主義主情意主義之說代之以興美之奮

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法之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X)即奉此使命而來者也。兩家學說雖不無異同，而皆爲生命派行爲派具體派之哲學足以代表最近哲學界之新傾向；易辭言之，兩家哲學實爲近世民主主義思想之淵泉，所以發揮助長美法二大共和國之精神者也。

人本主義、主情意主義之結晶，在美則發爲詹姆士之實用主義，在法則發爲柏格森之直覺主義。鶴耶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曰：『神者，吾人最初之思考也；理性者，吾人第二之思考也；人類者，吾人最後之思考也。』⁽¹⁾其言與席勒(Schiller)頗布遜(Gibson)所謂哲學之三變遷正同。而實用主義與直覺主義者，實此第三期哲學之最顯著最有力者也。哲學史家席黎(Thilly)括之爲反合理派以明現代之新傾向，良有由然。今爲敘述之便，請先述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者，對於進化的自然論與絕對的唯心論之各走極端而起者也。前者視精神現象爲自然過程，謙謨洛克穆勒達爾文斯賓塞屬之後者，以心靈的原理演繹

(1) Gott war mein erster, Vernunft mein Zweiter, der Mensch mein dritter und letzter Gedanke.

一切之現象。康德菲希特黑智爾格林屬之二者皆不免有所偏，於是實用主義乘之而起。詹姆士稱之爲硬性派與軟性派之調和，（一）即對於絕對的唯心論排斥其絕對說與主知說，而容認其精神原理，對於進化的自然論排斥其唯物論的見解，與非宗教的傾向，而容認其經驗主義與進化觀念；括言之，『實用主義者，經驗說之思考法，與人類宗教的要求之幸福之調和者也。』（二）觀乎此，可以瞭然實用主義之立腳點矣。

詹姆士實用主義之中心意義，在彼之認識論，以經驗論、主情意論、主觀論三者相合之總和，爲其認識論之神髓，簡言之，一種之主情意的主觀論也。其說謂主觀之外，復容認客觀世界之存在，以客觀世界之事實，推論真理之是非者，皆皮相之見，蓋離主觀之認識作用，即無客觀世界可言，客觀世界舉不外吾人認識作用之產物，關於此點，與康德主觀論相脗合，惟詹姆士所謂認識，實立於情意作用之上。吾人凡遇一

(1) A Mediator between tough-mindedness and tender-mindedness.

(11) James: Pragmatism. p. 69.

物必先感其興味，次迺注意及之。最後迺生認識，決非明鏡映物，如實寫照也。鏡爲受動，而心爲能動。鏡之映物無差別之拒受，而心之接物有好惡之選擇；故吾人之認識，非選擇莫由致也。積無數選擇而成認識，積無數認識之事物而成意識。（心之內容）然則意識者，不外由外界選擇之事物之一羣而已。意識之內，更烏有實體之可言耶？意識中無實體，則在『自我』亦無實體也。所謂『自我』亦不過以肉體爲本位所起之經驗之集合物而已。詹姆士此說成立，曾費二十餘年之苦心，不可謂非一代之創見；惟謂認識必先之以選擇，則選擇不可無一定之標準，而此標準究以何物實之耶？詹姆士對此有一極簡單之回答，曰：利害關係。是已認識由情意之利害關係而生，離情意之利害關係，則認識無由成。今假一物於此，設此物與吾人情意生活之利害毫無關係，則吾人永無認識此物之機會。機會且無何有於認識？故機會者，認識之母也，而情意生活之利害關係，又機會之母也。然則捨情意生活之利害關係，既無認識可言，更烏有所謂客觀世界耶？

有起而反對之者曰：吾人目擊之客觀世界，非紛接吾人之眼簾耶？吾人之認識與

真理，非一一順應此現實世界之物耶？此則殊非所以難實用主義者。吾前既言之矣，客觀世界，不外吾人認識作用之產物，而吾人之認識，並非客觀世界之寫真，實由考慮情意、生活之利害關係，而以主觀的態度出之者也。吾輩祖先以來，常順應情意生活之要求，以改造此客觀世界矣；眇然我躬，豈能獨道改造之責？然則客觀世界既時須改造，以言真理，亦何莫不然？吾人不能滿足於所與之世界，豈能滿足於所與之真理耶？換言之，吾人既無永存不變之世界，烏有所謂永存不變之真理耶？

席勒有云：『真理者論理的價值也。』(Truths are logical Values.) (一)世之論者，每謂『善』與『美』皆價值之名，而『真』則不然。例如謂其物美，其行善者，必其物其行有以滿足吾人之欲求也，即不啻謂其物其行對於吾人而生一種之價值也；但判斷某物爲真或非真之際，謂必與事實一致，決非關係吾人之欲求與好惡，是何異知二五而不知十一也？實用主義之真理觀，則大異是：凡真、善、美之名，皆價值之名也；事物之足以應吾要求者，固不惜錫以美善之名，然同時亦不蕲與以真之名；故真與善美，

非可分歧者也。真與善美，既不能分歧，即同時與事物自身亦不能分歧也。何也？事物乎，實在乎，決非離人類之實際生活而能獨立存在者也。決非離吾人之選擇作用而能湧現者也。要而論之，真理者，價值也；實在者，載價值以行之過程也。事物與真理之關係，真與善美之關係，皆可憬然悟矣。

席勒又云：『精神生活之有目的性質，足以影響或充滿吾人之認識活動。』（二）故

吾人之觀念，莫不含有意志與目的；此不僅日常之觀念爲然，即科學上之觀念所謂法則者，亦爲含有意志與目的之生物，可生長，可變化，可自由改造，決非常住不動者也。例如數學上之法則，雖似固定的普遍的實則，皆由吾人實際生活之要求而來，苟漠視實際生活之要求，則所造之法則，豈惟不能成立，實已遠於真理而隣於虛偽。如圓周律在三·一四一六之時，則以適應吾人之實際要求，而指爲真，反之爲三·一·四·一·五·九……，則以不適應吾人之實際要求，而指爲僞矣。近時物理學界所唱道普蘭克之相對律，即爲反對牛頓之慣性律而設，亦即應吾人之實際要求而起，可知字。

宇宙間一切之觀念，皆爲可動性（*Mobility*），而壹以適應實際的，要求爲準則；故捨實際的要求，則真理莫由致。以要求爲探求真理之法門，實爲詹姆士哲學上之偉蹟。真理既由要求而得，復由要求而變化而改造，故吾人第一要義爲要求，第二要義爲要求之滿足。詹姆士謂人類祇互爲要求，則道德之世界即已存在，（二）此第一義也；又謂善之本質，僅在滿足要求而已。（.. the essence of good is simply to satisfy demand.）

(1) 此第二義也。無論科學上之真理，宗教上之真理，乃至一切事物之真理，莫不始於要求，而終於滿足。吾人日常生活之所謂真理，則習慣也，信條也，舉足以範圍吾人之言動，指導吾人之去向，然習慣信條未必悉適應吾人實際生活之要求，於是去其不適應者，就其適應者，或更增其他適應者，變化而改造之，而新習慣新信條生焉。新習慣新信條，未必悉滿足吾人之要求也，輾轉推尋，而新習慣新信條又生焉。滿足無已時，要求復無已時，日新又新，真理之所以進化也，人類之所以向上也。此皆精神生

(1) James: Will to Believe, p. 197.

(1) James: op. cit. p. 201.

活有目的性質，故彌引彌長，豈惟擴充吾人認識之內容，實亦增高人類價值之道也。讀者至此，得毋謂實用主義，不過爲功利主義之代名乎？曰：是不然，實用主義固排斥進化的自然論之非宗教的傾向，而認容絕對的唯心論之精神原理矣。實用主義、精神生活之高尚，不下於唯心論，尤非自然論所可企及；唯心論視絕對與神之觀念爲超越的，而實用主義則視爲內在的。（二）唯心論視之爲原理，爲最初之一物；實用主義視之爲目的，爲最後之一物。要之，實用主義者，對於絕對與神之觀念，不認爲先天的，存在，認爲吾人人格最後之表現，申言之，即創造的過程也。詹姆士謂實用主義之神爲人格最發達之物，故名其宗教爲『人性之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三）然則進化之過程，必俟將來『最後之人』出現之時，始告厥成，亦必俟其時，始有完全圓滿之絕對與神之實現也。此其陳義之高詎功利主義之比耶？

實用主義之主張，略如上述。自實用主義產出，哲學上驟生一新曙光，質言之哲學。

(1) 實用主義排斥絕對的唯心論之 Theocentric point of view 而睿認其 Anthropocentric point of view.

(11) James: Op. cit. p. 198.

界一大革命運動也。新生命，新人生，新生活之創造，爲實用主義唯一之使命。布塞爾(Bussell)立實用主義之假說，而舉次之語曰：「世界者，以人格的努力而有意義者也。」(二)然則實用主義，換言之，一人本主義也，一努力主義也；以無限之努力求世界無限之改造，詹姆士之功，真空絕前古哉！近世民主主義風行全球，吾不得不追憶詹姆士之實用主義矣。

與詹姆士同時而起爲現代哲學界之重鎮者，爲法之柏格森。柏格森之在今日，巍然有第二康德第二蘇格拉底之稱。詹姆士嘗於所著『多元的宇宙』(二)盛稱柏格森之宏識偉抱，至謂非柏氏之感化，幾不能自脫於唯知主義之迷宮。則柏格森在哲學史上之位置，可以概見。柏格森之直覺主義，以反對物質的傾向，擴大新唯心論之命哲學；詹姆士由生理學、心理學之新研究，建造行為哲學；二者同立於情意作用之

(1) Sturt: Personal Idealism; Bussell: The Future of Ethics. p. 352.

(2) A Pluralistic Universe. p. 225-273.

上與康德由數學而成之理性哲學，孔特由實驗物理學而成之實證哲學，有由渾之畫由凝之流之觀。柏格森生命之哲學，悉表著於直覺主義，請更端論之。

欲了解直覺主義之中心意義，不可不最先玩索『綿延』(Durée, Duration)一語。

柏格森謂綿延卽吾人意識之真相，如聞隣家之犬聲，忽聯想客至，忽懷舊友，忽念故鄉，意識界刻刻變化增進，無剎那靜止；譬如流水，吾人就而濯足，急抽出而復入之，則其水已非前水，又以滔滔不竭之故，隨流隨廣，涓涓之水匯爲江河，此正意識變化增進之好例。又如時間，眼前一秒已成過去，轉眼一秒還是未來，所謂現在卽已退未來之室，而入過去之門，剎那剎那間，流轉遷變，不可捉摸，是亦意識活動之好譬。惟柏格森哲學上之所謂時，與吾人日常生活之所謂時異。吾人分時爲分分分爲秒，不過描寫空間之觀念，以應實際之要求，視爲可區分，可量計，有同質性而已。柏格森之所謂時，息息變化，息息增長，無數可數，無量可量，旣難於說明，復難於理解，但可內觀自證，由直覺而得也。由直覺而得之時，是謂時之真義，是謂綿延。然則綿延者，一溶和滲透之內質的變化之連續也。柏氏欲以綿延概萬有之真相，因更取『記憶』(Mémoire,

memory) 一語以說明之。

記憶者，活動而無消耗之綿延也。吾人意識之根柢，即在記憶；無記憶則過去與現在，在相切離，更不能搏爲一體。與未來生交涉，則宇宙或幾乎息合過去現在以侵入未來，而謀不斷之發育者，正記憶之天職。凡過去之所以生長，所以保存，正賴此記憶之功。記憶並非具有一種能力，如記入諸種回想於書冊者，然不過擔負過去，緊迫現在，剎那之後，以追隨吾人而已。凡幼時之情感、思念、欲望，莫不會合以與現在相見，共謀、侵入意識之領域；惟吾人腦髓之組織，僅能就諸種記憶中擇其較便於現在者而扶植之，故普通所謂記憶，不過吾人過去之記憶之一小部分而已，不過較便於現在之一小部分而已。然此一小部分之記憶，僅足以概吾人之知的觀念，決不足以概吾人之慾望、意志、行為之全體，蓋吾人之全過去，實自吾身與吾祖先而來，具有一種之衝動力與傾向者也。（二）凡吾人之意識，所以息息變化增長者，皆此全過去之力，亦即全記憶之力也。柏氏於此，更有一段最精之義，曰：「人格者，不斷之發育、生長與成熟。」

者也；凡各瞬間，即爲前瞬間所增加之一物，更進一步言之所謂一物，匪特爲新實爲吾人所不可預測……故就意識的生類言之存在者，變化也；變化者，成熟也；成熟者，不斷之自我之創造也。」（二）柏格森謂吾人意識界刻刻變化，刻刻創造，故凡一瞬間所表現之新狀態，皆爲前此所未經見，故不可預測；不可預測，故非循環；非循環，故自由；自由，故創造創造一語，在柏格森哲學上有極重要之意義；所謂創造，非限於有機物也，無機物亦負有創造之責。由此可以推見柏格森之宇宙觀矣。

柏格森對於有機物與無機物之解釋，爲其哲學新生之曙光，是不得不珍重敍述者。今請最先發一疑問：有機物與無機物之區別，存於何點乎？此無論何人，不敢率爾置對也。柏格森則有最鄭重之一語曰：二者之別，存乎個性。個性發現之原因，爲綿延性，而有機物則最富有綿延性者也。無機物以存在完其職，有機物則存在之外，且生且長且成熟，生長成熟，綿延性之表現也。然則有機物固與意識具同一之能事矣，惟有機物以個體而存，以蕃殖而毀。柏格森曰：「生命者，以發育之有機物爲媒介，由一

胚種移於他胚種之一潮流也」（二）是則有機物之綿延性，不過全生命之潮流之綿延性之一時的假現而已，是有機物不過全生命之潮流之微分的假現而已。易詞言之，全生命之潮流之流動進化者，宇宙之真相也；各有機物者，所以形成進化之幻影也。然則有機物任形成進化之重，無機物獨不能分一臂之力乎？曰：是不然，無機物自有其歷史，即自有其保存與消失之事實。如鑽物之結晶，即此物體在過去所示不可消滅之痕跡，是非固體之一歷史歟？有歷史斯伴保存與消失之事實，而此保存與消失，是即生長創造之消極的傾向也。故有機物表示創造之積極的方面，無機物則表示其消極的方面，而兩者之性質，固無少殊。故有機物爲綿延，無機物亦爲綿延，也要而論之，有機無機皆嚮創造之途以趨，故宇宙爲創造也。

凡上所述，於綿延之意義，既約略明之矣，然皆不過綿延之假說，並非綿延之真相，欲明綿延之真相，不得不有待於直覺。直覺者，與知覺對立者也；對於物質界之解釋，可以由知覺而得，對於意識界之解釋，則非直覺不爲功也。知覺爲普通知覺之精屬。

第一種之認識；直覺爲純粹知覺之精，屬第二種之認識。知覺者，科學之事也；直覺者，哲學之事也。知覺以分離，物質爲能，故重分析，個別爲外部的，功利的，分量的，同時的；直覺以統一，意識爲本，故重內觀，自證爲內部的，本然的，性質的，繼續的。柏格森以意識之真相，舍直覺外，別無方法可以表之；凡一切言語文字，不過精神之符號的說明而已。『若對於意識之諸狀態，不於聯合滲透，是求徒以排列連結爲事，未有能曲寫吾人之心之經驗者也。蓋精神與言語之間，絕無共通之尺度。』（二）『凡活潑之思想，發之於形，未有不凝結於形之中者；言語者，思想之叛徒也；文字者，精神之蠱賊也。』（三）故柏格森所謂真理，既非如唯心論所謂主觀之產物，亦非如實在論所謂客觀的，存在，不過爲主客親和，一多相即之宇宙生命之呼吸而已。此直覺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惟直覺非知覺，無由成總全的經驗，仍不能不有待於部分的經驗，其理可於意識與物質之關係求得之。

(1)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Time and Free Will*, trans., by F. L. Pogson, p. 164.

(1)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p. 184.

意識之內容爲記憶，其獨立存在不假助外物者爲純粹記憶（純粹意識）與純粹記憶對立者爲純粹知覺。純粹記憶之本質爲向上的，爲自由的，然以礙於吾人實際生活（即上所述便於現在之一小部分）之故，卒不能發揮本性；以實際生活以身體（物質）爲中心，純粹記憶以精神爲中心故也。純粹知覺則反是，純粹知覺爲瞬間之直接物象，不爲過去之記憶所染，換言之，全住於對象之物質之中，毫不含有過去之性質也。故純粹知覺，卽物質而離精神；純粹記憶，卽精神而離物質；前者生於現在，後者生於過去也。然則二者之接觸點爲何物乎？曰：普通知覺是已申言之普通知覺之中，既含純粹知覺，復含純粹記憶，卽物質精神兩方同具也。以普通知覺爲界，上行爲意識界（精神界），下行爲物質界；意識界向上自由之世界也，物質界宿命下向之世界也。明乎此，始可與言生命之進化矣。

柏格森曰：（二）「生命之進化，不外意識之激潮。」在此意識內與一切意識現象同含有種種之潛勢力——侵入貫澈於物質中之姿態而已。意識作用於物質，遂使物

質亦能營有機作用。蓋意識與物質，雖時起衝突，而自種種方面觀之，生命實具有
一種之勢力，能使下向之物質上昇。惟地球表面進化中之生命，無法脫離物質；使生
命而能脫離物質也，則縱橫無礙之創造活動，更不知伊於胡底。事實上既不能不束
縛於物質，則不得不服從物質之法則；然生命者竭排山倒海之力以打破此法則為
唯一之天職者也。柏格森曰：『生存於破壞我之實在中，進而建設創造我之實在，非
即所謂生命者耶？』（二讀此語真足以發吾人深省矣。）

然而生命非任憑意識與物質之衝突也，更進而謀兩者之調和。意識者，積極的也，
主也；物質者，消極的也，從也。若一日意識征服物質，融通而利用之，則物質反有相助
之功能。且純粹意識，視萬有一切平等，不生差別，則物質亦有自身之效用。思想假文
字而益顯，即意識假物質而愈明，則直覺又未嘗不有待於知覺也。

本上所述，知意識與物質，並非根本不相容者，則柏格森之哲學，固已顯然一精神
的一元論矣。柏格森有最精粹之一語，以表示其哲學上之主張，即謂吾人非真生命。